



岭南新秀十二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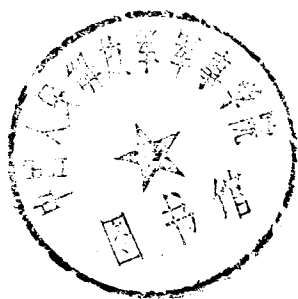
《作品》
编辑部编



2 035 8082 9

岭南新秀十二人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
分会创作委员会 编



花 城 出 版 社



2 035 8082 9

岭南新秀十二人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
分会创作委员会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50,000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600册

书号 10261·152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束植根于南粤沃土的新花。

经过筛选收入本书的二十五个短篇，凝聚着十二位作者的不少心血，崭露了作者的探索精神和艺术才华。作者是一代新人。他们满腔热情，大胆敏锐。立意选材，着重于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连着同辈人的脉搏；字里行间，散发出来一股青春活力，贯流着新时期的精神。在处理手法上，大多不落窠臼，别具一格。有的粗犷泼辣；有的委婉细腻；有的深沉隽永。其中林经嘉的《选举》、黄天源的《光明的天使》、丁小莉的《静静的月影湖》、王文锦的《“啊巴啦咕……”》、伊始的《捕龙虾的季节》和张雄辉的《醉猫轶事》，均为获奖作品。

目 录

丁小莉	二篇	
静静的月影湖		2
葡萄		18
王文锦	三篇	
“柯巴啦咕.....”		22
飞走了的新娘		47
芬芳的旋律		59
伊 始	三篇	
捕龙虾的季节		70
这些卖膏药的		80
戈迪乌斯绳结		94
吕 雷	二篇	
火红的云霞		108
浪花呀浪花		140
岑之京	三篇	
南角村趣事		150
鱼王昌		159
沙葛顾问何顺添		174

陆北威	二篇	
	美丽的杨之枫	190
	典型人物	203
陈庆祥	二篇	
	何必当初	222
	泥泞的村道	246
张雄辉	三篇	
	弱者与强者	266
	心理危机	285
	醉猫轶事	300
林经嘉	一篇	
	选举	316
黄天源	二篇	
	溜冰恋曲	358
	光明的天使	377
黄虹坚	一篇	
	灯火,你叙说什么?	392
廖 琪	一篇	
	荒唐的“误会”	412
编后记		424

丁 小 莉 二篇

〔作者简介〕 丁小莉，女，黑龙江哈尔滨市人，一九五七年出生于广东珠海。一九七四年在湛江市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文学课教师，一年后进湛江化机厂工作，学习过汽车修理、钳工；七九年调到中山县石岐镇，在商业部门先后担任售货员、资料员和物价员；八〇年调到《南方日报》社担任地方记者。同年加入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其主要作品有《南岗红柳》、《各有千秋》、《这里是桃花源》、《不见了那座尼庵》和《静静的月影湖》等。

静静的月影湖

姑娘的心真叫人难以捉摸，让我在失恋中苦苦徘徊了四个月的阿环，突然约我今晚八点在老地方相会。这教我在狂喜中充满猜疑，就象她的猝然离去使我既痛苦又迷惘一样。

晚饭后，我早早来到月影湖畔。夏日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把明镜般的湖水染得通红。堤岸上，绿柳轻轻摆动着细长的枝条、茉莉花的馨香在空气中缓缓地流荡。一年前，我就在这儿认识了她。

那是早晨，朝霞刚刚升起的时候，我独自跑到湖边，打算构思一首关于爱情的诗篇。盛夏季节，酷暑使争奇斗艳的鲜花萎靡不振，长长的柳林，也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湖边唯一的半截石椅上，坐着一位闭目养神的干瘦老人。天哪，这哪有半点儿诗的意境？正当我懊恼心烦的时候，灌丛深处忽然传来一阵轻柔甜润的歌声：

好一朵茉莉花呀，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的花开比也比不过它……

我的脚步惊动了枝头的柳莺，歌声停住了。这时，我才发现硕大的葵叶后面，隐现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姑娘，洁白的上衣，翠绿的短裙，柔软的长辫高高地盘在头顶上，右侧还插着一枝并蒂茉莉花。这会儿，姑娘也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我。她约摸二十四、五岁，白皙的鹅蛋脸，一双乌黑的眸子，看什么都带着惊讶的神色。也许是见我这副发呆的模样，她那樱桃般的小嘴一抿，脸上立刻现出一个深深的笑靥——多么迷人！可惜我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映，姑娘便把脸转过去，仍旧轻巧地采撷着绿丛中星星点点的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呀，

好一朵茉莉花，

……………

“真美！”我情不自禁的赞叹起来。那倩影和歌声，拨动了我的心弦，灵感之门哗然大开，我神速地捕捉着这稍纵即逝的诗情神韵，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和钢笔，刷刷刷，一口气写下七页。抬起头时，那姑娘已出现在石椅那边。只见她一手挽着花篮，一手扶着那位养神的老太太，慢慢地向公园大门走去。霞光给姑娘的身影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在老人龙钟老态的陪衬下，愈发显得袅袅娜娜，神采丰姿。

她消失了。我怔怔地望着大门那边，回味着刚才一霎间的情景，那窈窕的身姿，俊俏的脸蛋，甜润的歌声，纯真的笑容……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她，电影上？画报上？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想，我是爱上了她。

无论乐意不乐意承认，我已经年庚三十四了。曾经历过若干次恋爱，都仅仅是抽了枝叶，却开不出花朵，更甭提结果了。七五年秋，我差点儿要与一位纺织女工举行婚礼了，可就在这一年里，省城报刊上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作，突然使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价，未婚妻在我心目中也变了形：她腰肢太粗，脸庞太阔，嗓门太高……总之，她配不上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姑娘毕竟是姑娘，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她。

后来，我的大作再没能得到发表，也没有想象中的姑娘前来问津。前几天，听说那位纺织女工与一名解放军干部成亲了。就在我暗地里懊悔不迭的时候，伟大的邱比特把这花一般的姑娘送到我的面前。啊，她是多么地年轻美丽，多么地令人迷恋！

从此，我每天早晨跑到公园里去，也果然如愿以偿地碰到她，（自然也见到那位大杀风景的老太婆。）有一回，我壮着胆子走过去，一边帮她采摘茉莉花，一边恭敬地搭讪道：“请问，贵姓……”

“人家叫我阿环。”她说，那声音轻柔甜蜜，象唱歌一样好听。

“阿环！多美的名字！”我喜不自禁地喊起来，“民间传说中，有一个仙女也叫阿环……”

看到她感兴趣，我热烈地给她讲述那优美的传说，并且引申、生发出连绵不断的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我很自信我这渊博的学识，足以使这未经世面的少女五体投地。

我是一个机灵的人，当我刚刚从她那纯洁的眼神里捕捉

到一丁点厌烦情绪，就急忙的转了话题，指着石椅上的老人彬彬有礼地问：“那位慈祥可敬的老人是您的母亲吗？”

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向篮里投下几朵含苞欲放的茉莉，声音很轻：“我没有妈妈。”

“啊，为什么？”

“我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病死了，是政府把我养大的。”

“真想不到。”我叹息着，无限同情地望着她，并且告诉她，我也是从小失去了父母，后来，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收养了我，我中学还未毕业，两老也先后逝世了……听着我悲伤的叙述，姑娘惊讶地抬起脸，眼里含着晶莹的泪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顿时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转眼又是半个月，每天清晨，看到我从湖那边翩翩而来，她的眼睛就放出一种奇异的色彩。而我，每回目送她挽扶着老人消失在公园大门，心头就象失去了一件什么，感到无限惆怅和空虚。有一个早晨，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向她顿挫抑扬地朗诵了第一次见面时我为她写的诗章：

你翩翩的风度如那天边的惊鸿，

你灵巧的身肢如那海底的游龙。

美丽纯真，象怒放的茉莉，

生机勃勃，象高山的青松。

不，你是一朵轻云飘然出岫，

你是一株翠柳荡拂春风。

.....

我按捺住颤抖的心，将这首长诗一气念完，然后，充满

期待地望着她。她呢，认真地瞅着我，笑靥儿浅浅一露，悄声笑了，“我好象见过你似的。”她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太巧了！”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我第一眼看见你，也有似曾相识之感！正是‘眼前分明天外客，心底却似旧时友’，我们若非前生有缘，便是心灵相通……”

“你真会说话。”她半侧着的鹅蛋脸泛起两朵红云，灵巧的小手不停地采摘着花朵。我恨不得立刻向她剖白心迹，但还是克制了自己。这么迫不及待，女孩子多会反感的。

这天分手时，阿环破例折了些茉莉枝条，告诉我，明天早晨她不来了。

“为什么？”我的心骤然掉进了冰窟窿，敏感地生出种种不祥的猜测。然而她却微笑着，说：“快入秋了，怕老人家受凉。”说着朝石椅那边望了望。

“她是你什么人？”我不禁问。

“敬老院的老人，我的服务对象。”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市敬老院我去过，那是一所地主庄园改建的，环境幽雅，设备齐全，里边住着几十个鳏寡孤独的老人。原来，她就是侍候这些老头老太太的。三百六十行，她怎么偏偏投在那儿工作？真见鬼！我顾不得多想，沮丧地问：“那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

“……”

“明晚，”我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道，“我在这儿等你……”

.....

我们相爱了。爱情在我心中再次燃起，比哪一回都烧得炽烈。每当我伴着心爱的姑娘穿过闹市，步入影剧场时，碰过多少羡慕和妒嫉的眼光。只要看到我在屋里整装待发，来访的朋友准会猜到我的去向：“哈罗，曹子建又要去会洛神喽！”这时，我心里甭提有多么舒畅，多么写意了。有一回，一位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不久前，有一位干部子弟狂热地追求过你这洛神，她和他好过一阵子，不知何故又把人甩了。”言下之意是叫我当心！我并不介意，因为无论是职业、地位、风骚、才华，我相信我都能使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慑服。至于那位可怜的公子么，大概是命该如此……呵，人生多么美好，爱情之神多么慷慨！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她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我……

冬残了，春去了，月影湖畔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茉莉花，那美丽的姑娘却不复出现了。失恋的滋味实在叫人不堪忍受。四个月来，尽管我在朋友们面前竭力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顾影自怜，镜中人毕竟是消瘦而憔悴多了。我整夜整夜地失眠，苦苦回忆我和她相处中的每一举止言谈，检点自己可能在哪儿冒犯了她的尊颜。记得最后一次相会，是在我的客厅里用晚餐，我们品尝着市面上难以见到的美酒佳肴，最终的话题，还是扯到她的本行：

“阿环，你成天和一群七老八十的人呆在一起，不厌烦吗？”

她温和地望了我一眼，摇摇头，笑了笑。

“我认识几个实权人物，我可以叫他们给你调动工作。”
我满有把握地说。

她愣住了，惊讶地抬起脸来：“怎么，你也不喜欢我在那儿工作？”

“不不，”我忙不迭地解释，“你在哪儿我都喜欢，我是说，你应该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岗位，发挥你的特长！”

她默默地低头品酒，白皙的脸蛋变得通红。沉寂良久，才听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那是一群可怜的老人，泡了大半辈苦水，解放了，才得到政府的照顾，不愁吃，不愁穿，算是享了晚年福。可是，他们常常想念失去的亲人，心里还是孤苦寂寞的……”

“你一个人能解脱他们的孤苦吗？”

“他们喜欢我，我会给他们唱歌，讲故事。夏天，院里的花谢了，我给他们采来鲜花；冬天，屋里冷了，我给他们做小手炉……他们也象亲父母一样对我，我间或有点头热脑胀，全院老人会守着我不肯离去。真的，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

我想，她是不是以为我没法为她调动，才打肿脸皮充胖子，或是出于姑娘的任性和好强？我心里费劲地猜测着。阿环却扬起脸，忽闪着乌亮的眸子望着我说：“人应该是善良的，有本书说，给人以温暖和安慰，自己也得到温暖和安慰。阿春，你说对吧？”

“你太天真了！”我的头开始发晕，酒力助我高谈阔论的兴头，“书是书，现实是现实，别说你和他们非亲非故，就是

亲生子女，又有多少人愿意侍候爹娘的？有首打油诗说：新社会，新国家，自己赚钱自己花，按劳分配上宪法，咱可没钱养老人家……”

不知什么时候，我醉了。

“也许，”我从回忆中挣扎出来，望着静静的湖水，独自思忖，“是我叫她调动工作的事，伤了她的自尊心？唉，姑娘家总是要强的，她们的心思常常叫人难以理解。”

为了弥补这次的过失，我开始考虑写一首长诗，歌颂的对象是那晦气的敬老院，把我的阿环比喻做民间传说中的仙女，她是送给人间幸福的使者……

“阿春。”

正当我想得天花乱坠，痴痴呆呆的时候，一声轻柔的，非常熟悉的呼唤惊醒了我。我跳起来，——是她，我的仙女，我的洛神。明晃晃的月光下，我诧异地发现她也消瘦了，眼眶上有一圈红晕。但仍旧是洁白的上衣，翠绿的短裙，娉娉婷婷，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我又心疼，又激动，千言万语竟说不出一句，呆了半天才想起赞美诗：“阿环，我又为你构思了一首……”

她淡然一笑，那神态好象在说：你的诗是撒谎！

我的心骤然紧缩，声音也颤抖了：“阿环，你到底怎么啦？这四个月，想得我真苦啊。”

我抹着眼睛向她倾诉这段时间的烦恼和思念，她静静地听着，那疑惑和同情的眼睛直直的盯住我。半晌，突然打断我的话：“别说了，我从前见过你！”

我呆若木鸡般望着她。

她咬了咬下唇，仿佛给自己鼓气，但声音仍旧是那么轻柔：“十多年前，你来过敬老院，穿着一件皮夹克。”

我打了个寒噤，失声叫道：“不，那不是我！”

“你在那儿见到了与你失散多年的妈妈……”她固执地，用原来的声调说下去。

我惊慌失措地喊道：“你疯了，阿环，我妈妈早就没了，我……”

她又一次微笑了，目光变得轻蔑和鄙夷，简直叫我无法忍受。我绝望地抱住脑袋，一幕早已不愿回忆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那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一天，我接受任务往敬老院送慰问品。出来时，刚刚穿过一道拱门，假山后突然走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太婆，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浑身颤抖地问：“你，你不是叫……”她说出了我早已淡忘了的乳名。

我吃惊地望着她，那老人面部、手背长满了我熟悉的汗斑。当我将我现在的名字告诉她时，她失望地闭上两眼，老泪纵横，一双干枯如柴的手紧抓住我不放。突然，老人睁开眼：“不，你不叫宁春，你就是阿乞，我的小儿子阿乞……”我吓得使劲挣脱，她却放声哭叫着。这时，一个为敬老院担水的小女孩，路见这情景，搁下水桶上来挽扶老人：“阿婆，您别难过呀，政府会帮您找到您的儿子的，会找到的……”

她把老人扶走了。临走，还回头望了望我，抱歉地说：“您别怪她，她太想儿子了。”

啊，那张白皙的鹅蛋脸，那双带着一丝惊讶的眼睛——莫非她就是少年的阿环？

冷汗从头上冒出来，我只得作出很委屈可怜的样子：“阿环，我求求你，那真的不是我，不是我……”

她沉默了。一块乌云遮住了月亮，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只听到柳枝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环凄然地叹了口气，望着湖水自语道：“那老太太三年前死了。可怜的老人，五个儿子都先后死去了，仅存的小儿子，也在解放前夕失散了。她为此哭瞎了眼睛，进了敬老院，在多方面的关照下，治好了眼睛。为了找儿子，她常常偷跑出去，几天后人们才把她找回来。有一回，她说在敬老院里碰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可是那人却不认她。从此，她常不吃不睡，神经失常。每天，她夹着一套小儿子穿过的破衣裳，在大门口望啊、望啊……治好的眼睛又望瞎了……”

姑娘哽咽着说不下去，双手捂着脸。

我心乱如麻，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我喃喃哀求道：“阿环，那真的不是我的母亲，她认错人了，是她想儿子想疯了，她——”

“你撒谎！”她放下手，饱含泪水的眼里充满痛苦和绝望，“那天你喝醉了酒，统统都告诉了我！你还说，人都是自私的，所谓善良是旧时代虚伪的说教。你妈也说过，你耳根后有一块黑斑，我看过了，你——没有良心……”

一阵霹雳砸得我目瞪口呆，顿时天旋地转，我瘫倒在石椅上。